

壽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正義曰中音仲為帝大戊

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

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

為趙季勝生子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

狼徐廣曰或云臯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臯狼而徐廣云臯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理志

臯狼是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臯狼故云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

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正義

曰乘食證反並四曰乘兩曰與桃林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

疋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至潼關皆為桃林塞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驥騶耳之乘獻周



穆王次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索隱曰言造父取入駿品其色齊其分使

馴調也並四日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乘並兩日匹

樂之志歸索隱曰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志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

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而徐偃王以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

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各鵠倉街所棄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

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龍襲為徐君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倉或名后倉也

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索隱曰誰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

之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駘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

乃賜造父以趙城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也由此為

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

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有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

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

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

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

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

犇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

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

穰晉獻公賜趙夙耿索隱曰今河東皮氏縣耿鄉夙生共孟當

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曰系本云公明

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皆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譙周亦以此為誤趙衰卜



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  
 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  
 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  
 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  
 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  
 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索隱

曰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雁門平原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三十五里崞音郭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濟原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為原大夫即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

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

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  
 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代  
 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  
 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  
 之太子母日夜啼泣索隱曰穆嬴即太子母也頓首謂趙盾曰先君  
 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  
 大夫龍襲誅之廼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  
 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  
 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  
 蹠脯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



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  
 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  
 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  
 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  
 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索隱曰成公之子各據而趙盾卒謚  
 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  
 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  
 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  
日按年表救鄭及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  
誅滅皆景公二年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

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  
 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  
 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  
 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  
 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  
 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  
 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  
 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  
 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云朔不肯曰  
 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



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  
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  
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  
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  
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  
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  
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  
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  
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  
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

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  
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  
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  
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  
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  
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  
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  
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  
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  
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



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  
後不遂者為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  
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  
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  
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  
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  
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  
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  
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  
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

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  
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  
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  
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  
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  
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  
許云終說之耳非此年也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  
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  
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曰趙武啼



此祠邑趙未  
亡時必應尚  
在故老必有  
傳其所由者  
矣

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  
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  
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  
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新序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  
過矣○正義曰今何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矣  
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欒  
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  
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曰曰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  
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  
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

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  
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  
索隱曰系本云景叔  
成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  
徐廣曰平公晏  
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  
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  
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  
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  
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  
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  
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



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子問。韋昭曰：安子，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二子，秦大夫。公孫支子桑。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言而藏之。」索隱曰：藏一作藉。藉，錄也。謂當時即記錄書之於藉也。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

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為三晉所滅。據此及年表，言姬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簡公子疾在定公十一年。言姬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贏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工之後，趙成侯而三年，衛取都鄙七十三是也。賈逵云：川阜曰魁也。而



亦不能有也。索隱曰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勳

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索隱曰即姓嬴吳廣

之女姚姓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

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

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

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請吾

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嘻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

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

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

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

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

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

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正義曰謂皆子姓

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

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

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

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

而胡服。正義曰今時服也發除裘裳也。并二國於翟。正義曰武靈王

葭西略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



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  
 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  
 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  
 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  
 子母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  
 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  
 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卹  
 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  
 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  
 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

代可取也

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峻号飛狐口北

則代郡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

以母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

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

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

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

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

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

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

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

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

立午宗親也

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

服虔曰稷午子晉

君使籍秦圍邯鄲

左傳曰籍秦此時為上軍司為索隱曰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



談之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

本云晉大夫逝遨生相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夷庚生獻伯偃

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

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敖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

曰隱叔之子士蒍之後蒍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

燮生宣叔自自生獻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

子鞅鞅生吉射也

知之十月范中行氏正義曰按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

又中行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

為中行因号中行氏元與

智氏因承襲逝敖姓荀氏

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

父代之賈逵曰梁嬰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服虔曰

服虔曰荀躒智文子

索隱曰

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君命大臣始亂

曰系本云逝遨生莊子首首

生武子瑩瑩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

生文子樂樂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

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而獨逐鞅用刑不均

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

伐范中行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哆不克范中行氏

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了未二子奔朝歌

索隱曰范吉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

射荀寅也請范也正義曰按趙鞅

被范中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十二月辛未趙鞅入

輕故韓魏為請晉君而得入絳

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

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

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

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

遂



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

日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白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自效也

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

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

邯鄲索隱曰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

太子蒯瞶于衛衛不內居戚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戚

十里杜預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

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

范昭子遂奔齊索隱曰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

吉射也行餘邑入于晉趙各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俸於

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

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二十七年

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

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

子母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母卹母卹



羣臣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置母卹為能忍詢

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母卹簡子

不聽母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

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併上氣成樓閣太子母卹代云是為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正義曰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子三十五年已在襄子

元年前十五年矣何得更有越圍吳之事從此

此下至問吳王是三十年事文說誤在此耳

襄子降喪

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傳云哀公二十年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父之祭饌

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

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滅祭饌及問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

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服替而

已按簡子死及使吳年皆誤與左傳文不同

襄子姊

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

徐廣曰

日山在廣武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西夏屋山今名

賈母山在代州雁門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屋與句注山相接

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正義曰

阻路所以分別內外也

作料其形方有柄取

斟水器說文云鉤也

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

人各徐廣曰一作維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

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隣之

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笄今簪也括地志

云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

名為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

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

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

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亦自殺也遂以代封伯魯

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

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



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

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

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公其大父名雍即昭公少子號戴子

也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

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

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州正平縣南七里也

不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

母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

竹有朱書曰趙母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

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

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

仇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鬚眉麋鹿頭大膺大匈脩

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脩或作奄奄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則柏姬按蓋在龍門河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也

至于休溷諸貉正義曰趙南伐晉之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

滅黑姑正義曰亦我國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

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正義曰何休云

八尺城正義曰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

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

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



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索隱曰戰國策作張子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各遷列改為同

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

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

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解惟

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

并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

霍泰山祠祀正義曰括地志云三神祀今在霍山側也其後娶空

同氏正義曰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古西戎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

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知孰是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

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

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索隱曰伐成君名周伯魯

之子系本云代成君子起即襄子之子不云伯魯非也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

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

自取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

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

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

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

北。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五

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即相州蕩陽縣西五十八里

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索隱曰系本云襄子子桓子與此不同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

初立

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



顧桓八公徒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不言誰之子孫十二年

徐廣云西周桓公之子亦無所據蓋未得其實城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

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

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

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

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

槍石二人索隱曰槍音七羊吾賜之田人萬畝公

仲曰諾不與君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

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

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

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異耳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

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

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

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

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

王道烈侯道然正義曰道音由古字與攸同言牛畜以

兒竟也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

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

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

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



史周官秦師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九年烈侯卒

第武公立索隱曰誰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所據武公十三年

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

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

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

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索剛平

日兔其至剛平並在河北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

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

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

十里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隨所別也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

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是十二年魏韓趙共

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

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春秋時鮮虞國之中人邑也十二年敬

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

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戊

一作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正義曰地里志云屬西河郡也

四年與秦戰高安正義曰蓋在河東敗之五年伐齊于郵

正義曰濮州郵城縣是也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我長子地理

志曰上黨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音濁

徐廣云長杜有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原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南至長杜也解縣濁

涿



水近於魏都當是也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

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與千餘里瑯琊入海括地志云所侵處在密州南三十里也與

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

曰括地志云史記周顯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子班於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緣生述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

邑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正義曰十

年攻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正義

曰蓋在石隰十二年秦攻魏少梁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

等州界也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

魏少梁虜其太子座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

曰取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成侯與韓

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

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

○正義曰端氏澤州縣也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

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十九

年與齊宋會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平陸城與即古厥國與燕會阿正義

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兗二水並過其西又徂經其北曲曰阿以

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地理志云瀛州屬河間趙分也按燕趙即此也二十年魏獻榮椽

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非也

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登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鄭玄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榱也屋

招之兩頭起者為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洛州臨洛縣北二里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



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

二十四年魏歸

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

侯卒公子緜音薛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云肅侯名語緜

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正義

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二年與魏惠王遇

於陰晉正義我曰地里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

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

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正義曰蓋在河

北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

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

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

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陸。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出於鹿

門正義曰并州孟縣西有白鹿泓魏出自鹿山南海美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大戊午扣

馬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

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

城在魏州前拔之却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公善從雲為魏今趙圍之矣中以北至代按趙長城從

蔚州北西至嵐州北盡趙界又疑此長城在潭水之北趙南界十八年齊魏伐我我

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

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

卷之七十三 魏 三十五



舉

徐廣曰韓將

與齊魏戰死于桑丘

地理志云泰山有桑丘縣正義曰括地

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有桑丘縣此說甚誤也

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

來會葬于武靈王立

索隱曰各雍

武靈王元年

徐廣曰年表云魏敗

我趙

陽文君趙豹相

正義曰在洛州臨洛縣也

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

與太子倉來朝信宮

正義曰在洛州臨洛縣也

武靈王少未能

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

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

禮三年城鄆四年與韓會于區鼠

正義曰蓋在河北

五年

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

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

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

齊敗我觀澤

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

十年秦取

我西都及中陽

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

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

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

徐廣曰紀年亦云爾

使樂

池送之

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送立

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疎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為說且紀年

之書其說又同則

十二年秦拔我蘭虞將軍趙莊

正義曰本一作比音疋婢反

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



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粲粲兮顏若若之榮母

遂曰陵若之草其華紫。正義曰若音條毛詩疏云若若也幽州謂之翹饒蔓似然也豆而細葉似疾刺而青其華細綠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藿也又本草經云陵若生下濕水命乎

命乎曾無我羸其系母遂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姓羸也言世衆名其美好曾無我好羸也重言各呼者以談說衆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

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姓羸方言曰姓美也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羸。吳有館姓之宮。孟姚也。索隱曰孟姚吳廣女舜

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冑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大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

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本宮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為野臺徐廣曰野一作望。正義曰括地志云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西南西南六十三里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

說舉龍文赤鼎絕臍而死徐廣曰一作絕。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

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正義曰趙州縣

也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正義曰黃華蓋

西河側之山名也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

藩之地屬阻障淦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



林人正義曰即林胡也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

心北有燕正義曰地理志云趙分晉北有信都中山又得郡之高陽鄆州鄉東有清河之間又得渤海郡

東平舒等七縣在河東有胡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

之地服虔云東胡烏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曰林

丸之先後為鮮卑也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七國時趙

邑邊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並趙西

境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

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

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

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

民益主之業正義曰寵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為人臣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貴寵也有補

民益主之功業者為達理也此兩者臣之分也令吾欲繼襄主

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于律反盡也言

盡世間不見補民益主之忠臣也為敵弱正義曰我為胡服用力少

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正義

曰厚重也往古謂趙簡子襄子也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

正義曰負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之俗今變為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譴累也有獨智之

慮者任駑民之怨正義曰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者必任隱逸教慢之民怨望也今吾

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

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

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



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聞成事智者觀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始也夷平也令寡人作教易服而叔

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正義曰鄭玄云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按出猶成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索隱曰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



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  
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初而徇齊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  
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  
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  
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  
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  
圖之也使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  
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  
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  
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

夫前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  
衽謂右袒越故言甌越也輿地志云交趾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文甌越之民也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  
其臂也越故言甌越也輿地志云交趾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文  
身斷髮避龍則西甌駱又在番禺之西南越及甌駱皆芋姓  
也世本云越芋姓也與楚同祖是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  
以青丹却冠林紕徐廣曰戰國策作林縫紕亦縫紕之別  
拙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也古字多假借故作林  
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縷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  
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  
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  
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  
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



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正義曰按安平縣屬定州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也舟楫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簡主不

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正義曰上音計下力追反吾民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



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昭

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母胡服如故法便

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

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

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

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

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

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

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俗辟者民易

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

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

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

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

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

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

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

中山地至寧葭索隱曰一作蔓葭縣名在中山也西略胡地至榆

中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

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



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祗為右軍

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弁將之牛翦將

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

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關陘

○正義曰與音與陘音荆陘陘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

里然趙希并將代趙之兵與諸軍向井陘之側共

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攻取丹丘華陽鵠上之關

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正義曰括地

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

即上曲陽也以攻取丹丘正義曰蓋邢華陽正義曰括

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

臺五曰太一宮按此岳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北百四十里

鳴之塞正義曰上昌之反下先代反徐廣曰鳴一作鴻上

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

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本作鳴字誤也王軍取

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

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

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姓死使周祗胡服

後姓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

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

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

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

鄒石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石邑故封龍

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東垣中山獻

恒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因山為名

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

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姓死使周祗胡服

後姓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

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

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

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

惠文王惠后吳姓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



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

正義曰今延州膚施縣也

起靈壽

徐廣曰在常山

北地方從代道大

安陽君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地志云東安陽縣屬代郡

章素侈

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

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

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

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

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

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

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

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

疾母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為怨府母為禍梯肥



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  
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  
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  
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  
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正義曰肥義報李兌云必  
盡傳何為王不可懼章及  
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  
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苟息也吾言已在  
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  
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  
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  
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泗而出李兌

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

期曰

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  
正義曰上音申也

公子與田不禮甚可

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子不

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

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

為慢以擅一日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

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

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

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

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



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儻然也反北面為臣誅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矣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也。正義曰謂不責其反叛之罪容其入宮藏也成兌因圍主

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其母邃曰穀爵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之穀三月餘而

餓死沙丘宮

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立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立縣東三十

里應說

是也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

允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



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主父死惠文王立立

五年與燕鄭易。徐廣曰皆屬涿郡鄭音莫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

常山○正義曰行寒庚反括地志云行唐縣屬冀州為南行唐築城九年趙梁將與齊合

軍攻韓至魯關下。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在南河魯陽關按汝州魯山縣古穀陽縣及

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

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地理志云太

原榆次有梗陽鄉與杜預所據小別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縣置本漢榆

次縣地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十一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

為將攻齊公主死。索隱曰蓋吳姓女惠文王之妹十四年相國樂

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索隱曰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國攻

齊在明年然此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文為得蓋此年同伐齊耳○正義曰蔚丘縣也與秦會中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陽故縣在汾州偃城縣南十里漢中陽縣也十五年燕昭王來見

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

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

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

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

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眾

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

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

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



實而

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索隱曰與國趙也秦趙今為與國秦徵兵於韓共趙伐齊以威聲和趙是以德與國也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攸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正義曰河南之魏亡晉國地兩州之間

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

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二百里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

也歛減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秦之東界相去減二百里趙國在中間也矣韓之上黨去

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二百里而通矣

秦之上郡正義曰鄜延等州也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

里秦以三郡攻土之上黨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必等四州之地兼州

之半韓摠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必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必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并代三州在

勾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勾注之南趙無地然秦始皇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却引前書也他皆倣此

羊腸之西正義曰太行山坂道名勾注之南正義曰勾注山在代

州西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北也



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

正義曰言秦踰勾注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

馬胡犬不東入趙沙州崑山之玉亦不出至趙矣郭璞云胡地野大似狐而小昆山之玉不出

此二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

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

以事王也王義曰以趙王為事也而秦必伐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

正義曰上音燭下胡郎反言秦欲今齊稱帝與約五國共滅趙三分趙地燕秦之約成而兵

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患正義曰謂秦齊韓魏燕三分趙之地也齊

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正義曰齊王以身從趙王之患也西兵以

禁彊秦秦廢帝請服正義曰言秦齊相約欲更重稱帝故言廢帝也反高

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哀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日高平根柔一作根柔一作平柔○正

義曰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日高平也根柔未詳兩邑魏地也反

嬰分徐廣曰一作王公嬰音胡鼎反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正義曰西俞音

邢分字誤當作山字耳括地志云勾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戌郭注云西陘即鴈門山也按

西先聲相近蓋陘山西陘二山之地並在代州鴈門縣皆趙地也齊之事王宜為上佼

索隱曰佼猶行也而今乃抵臯正義曰謂共秦伐齊也臣恐天下後事

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母與

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

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

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

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陽故城一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昔陽服國所都也樂平城治縣東昔陽城服姓自狄別種也樂平縣城漢治縣城也取之杜預曰樂平治縣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

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伯陽故城一名邯鄲會城在相州鄴縣西五十五里七國時魏邑漢邯鄲會城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

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地理志云石城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王冉之衛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按東陽先屬衛今屬趙河歷貝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故言王冉之衛東陽伐魏氏也

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

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

曰年表云與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涓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二十二年大疫

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二年樓昌將攻魏幾正義

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

攻魏房子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

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索隱曰燕周趙人為趙將。正義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

陽亭在今各州密縣是時魏韓趙聚兵於華陽西攻秦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



東胡正義曰今營州也歐代地索隱曰蓋東胡叛趙驅略也二十

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

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

平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也罷城北九門大

城正義曰恒州九門縣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徐馬曰

是燕武成王元年。索隱曰樂資云其王即惠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

關與正義曰上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關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

城亦云韓關與邑二所未詳又有關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五十里蓋是也趙使趙奢將擊

秦大破秦軍關與下賜號為馬服君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

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括地志云馬服山邯鄲縣西北十里也三十二年

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

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

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正義曰長安君

者以長安善故名也為質兵乃出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王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關

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

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

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趨而

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

竊自恐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

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曰東哲云趙惠文王太子何者吳廣之甥姓贏之



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姓而納之至二十  
七年王夢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遺長安君質  
於齊若姓年二十一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  
稱老矣而東廣微言太后纒纒三十有奇者誤也

曰食得

母衰乎曰侍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彊  
步曰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  
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  
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  
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  
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  
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

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  
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  
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  
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  
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  
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  
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  
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  
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  
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



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袷之衣正義曰杜預去偏左右異色袷在左右異故曰偏按袷衣背縫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袷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

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索隱曰子義趙之賢人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海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鄰邑也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徐廣曰一作人○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二里爾時屬燕國也拔之又攻韓注人正義曰邑名也括地志云注城在汝



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犬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疆犬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徐廣曰一無此字○正義曰秦蠶食韓氏國中斷不通夫牛耕田種穀至秋則收之成熟水之義也言秦代韓上黨勝有日矣若牛田之必冀收穫矣通糧正義曰秦從渭水漕糧東入河洛軍擊韓上黨也先蠶食上乘倍戰者正義曰乘承證反蠶食桑葉漸進必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為夫夫三為屋屋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七十二人也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裂上國之

地正義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為秦國之地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必莫受馮亭十七邑也

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

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

十七幣吾國正義曰馮亭將十七邑入趙若幣帛之見遺此大利也此大利也

趙豹出王召平陵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

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

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

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

戶都三封太守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大守此言太守字也千戶

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



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  
吾不與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  
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  
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  
馮亭為華陵君與趙將  
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  
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  
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  
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里

廉頗將軍軍  
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  
縣西二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七年廉  
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  
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  
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武垣  
在九年武垣

令

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

傅豹王容

蘇射率燕眾反燕地

正義曰武垣此是屬趙與燕  
按境故云率燕眾反燕地也

趙

以靈丘

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在蔚州理縣也

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

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

救

正義曰魏公子傳云趙王以鄒為公子湯沐邑年表  
云九年公子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誤耳

秦

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

徐廣曰一作杜。正義曰壯字誤當作城括地

志云昌城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北五里此時屬趙故攻之也

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

舍攻秦信梁軍破之

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索隱曰信梁秦將也。正義曰信梁蓋

王齧号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十年王齧從唐拔寧新中寧  
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州理縣也年表云韓魏楚救趙新中寧

秦兵罷太子死

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  
天子平。索隱曰趙太子也史六其名

而



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父趙大夫名祺正義曰趙見秦拔西周

故令徒父旗將兵出境也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正義曰元氏趙州縣也

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收其地十

二年邯鄲屠燒徐廣曰庫廡之名音增也索隱曰屠積藹藹之處為火所燒也十四

年平原君趙勝死索隱曰年表在十五年十五年以尉文封

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文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頗

也古文質略文省耳正義曰尉文蓋尉州地也信平廉頗号也言篤信而平和也燕王令丞相

栗腹約驪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

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

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

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

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

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

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秦將而攻代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

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正義曰三人皆燕將姓名也

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正義曰襄舉也上也言樂

乘功最也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

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

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徐廣曰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

趙與燕易土索隱曰音亦謂與燕換易縣也以龍兌正義曰括地志云北新城故城



在易州遂南城縣西南二十里按遂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有  
龍山邢子勵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  
出東北不相奪倫按蓋謂龍允也汾門徐廣曰在北新城。  
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三源奇發同瀉一澗流至北平  
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水經其間奔激南出解石城  
井蓋汾字誤也遂城及臨樂徐廣曰方城有臨鄉。正義  
永樂安新城縣地也。州同安六與燕以葛武陽徐廣曰葛城在高陽。正  
十七里也。名西河城在瀛州高平舒徐廣曰在代郡。正義曰括地  
陽縣西北五十里。北九十里與趙二十年秦王攻初立秦拔我晉陽二  
三也。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取之使樂乘代  
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

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

徐廣曰一作脩。正義曰行大備之禮也。

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

將攻燕拔武遂方城

徐廣曰武遂屬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

之泚鈞

正義曰人姓名也。

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

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

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

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

而留平都

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都縣在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

春平君者

申



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  
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善因遣之。正義曰按太子即春平君也城韓臯三

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  
魏燕之銳師攻秦藪。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

安。徐廣曰在渤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正義曰饒安滄州縣也七國時屬齊戰國時屬趙五年

傅抵。正義曰上音付下音邸趙將姓名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正義

曰屬貝州在河北岸也河外師守河梁。正義曰河外河南岸魏州地也河梁橋六

年封長安君以饒。正義曰即饒陽也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饒陽故城漢縣也明長安縣是

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

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按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兵

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悼襄王

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潛王世本云孝成

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索隱曰徐廣云王遷無謚今唯此獨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

之後人臣竊追謚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也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

曰年表云秦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

赤麗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李牧率師

與戰肥下。正義曰括地志云肥縣故城在柏州橐城却

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正義曰上音婆

括地志云蒲吾城在柏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

大動自樂徐以西。徐廣曰一作除北至平陰。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



在汾也 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圻東西北三十步正義

曰其圻溝見在亦在晉汾三州界也六年大飢民謠言曰趙為號秦

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

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

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

以王遷降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陵房思故鄉則

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八年十月邯鄲為秦淮南子曰趙

陵思故鄉作為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流涕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

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

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

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玉王

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索隱述贊曰

趙氏之世 與秦同祖 周穆平徐

乃封造父 帶始事晉 夙初有土

岸賈矯誅 韓厥立武 寶符臨代

卒居伯魯 簡夢翟大 靈歌處女

胡服雖彊 建立非所 頗牧不用

王遷囚虜



太史公敘事：有短牾者皆兩存如周本紀依古文尚書齊太公世家又載今文泰誓所謂疑以傳疑也有大事而紀載不詳難敘者闕之史闕文也夏本紀不詳有窮后羿事而於吳太伯世家見之是也趙世家言然趙同趙括趙嬰齊左傳頗略然此趙氏之大事必別有所傳趙之亡去太史公近文獻必有可攷太史公時書不存者多矣遂謂之妄可乎如此事趙氏所由不絕得以大於後世苟有其文何得削之後人之輕議古人可恨也

左氏傳與此文直詳略不同耳彼云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韓厥言而立之而相同但叙莊姬之譖為異案漢書公羊穀梁皆有外傳此或二家之說也

### 趙世家第十三

###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 魏世家第十四

### 史記四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

索隱曰左傳富

辰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

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

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畢原

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

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商曰畢萬事晉獻公獻

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

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

正義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鄭玄

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

為大夫卜偃曰

索隱曰偃字卜大夫郭偃也畢萬

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



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令命之大以  
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  
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  
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  
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  
傳武子各  
驪系本云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  
州與驪聲相近字因以異代亦不同  
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  
重耳出云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  
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  
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  
又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

宋忠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  
自脫耳然魏今河北魏縣是也。正義曰晉州霍邑縣漢彘  
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  
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

悼公二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修辱

楊干索隱曰左傳云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

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

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

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

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

故城魏絳卒子謚為昭子徐廣曰世本日莊子。索隱曰

是此文同生魏言旃旃生魏獻子索隱曰系本云獻子各茶



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  
 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  
 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  
 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  
 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吉射其後  
 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  
 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  
索隱曰侈他本亦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市生襄子多而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侈是襄子中  
 間少簡子一代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  
 魏栢子索隱曰系本云襄子生桓子駒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

知伯正義曰知音晉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謂此也分

其地索隱曰康子名虎襄子名無恤也本姓荀亦曰荀瑶栢子之孫曰文侯

都徐廣曰世本云斯也索隱曰系本相子生文侯斯魏其傳云孺子真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魏

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栢子

周威王同時索隱曰系本武子名啓章康子之子相子名嘉襄子之子六年城少梁

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

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

傳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

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

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



受經于夏  
客段干木

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  
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  
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憚而去西攻秦至鄭  
而還築維陰合陽正義曰維漆沮水也城在水南郟陽  
郟水之北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  
州河西縣南二里  
維陰在同州西也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  
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狐郭在  
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也二十  
五年子擊生子瑩索隱曰瑩音乙  
耕反擊武侯名文侯受子夏經  
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軼也正義曰過先卧  
反文侯軼于木  
閭也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  
其門于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軼其僕  
曰君何軼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趣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  
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軼于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區

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  
後甲巳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  
之大駟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  
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  
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  
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秦嘗欲伐  
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  
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  
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正義  
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  
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  
至衛州即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云也魏文侯謂  
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  
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汲  
侯弟名成二子何如  
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闕



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  
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  
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  
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  
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  
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  
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  
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  
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

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  
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  
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  
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  
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  
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  
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  
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  
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  
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

千

千



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

徐廣曰在陝驪案地理志曰弘農陝縣故號國北號在太陽東號在榮陽○正義曰括地志云號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

河今臨河有崗阜似此是顏山之餘也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

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注或作鑄也三十五年

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三十六年秦侵我陰

晉徐廣曰今之華陰○索隱曰年表作齊侵陰晉秦本紀云惠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曰寧秦徐氏云今之華陰也

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之平城在華州鄭

縣東十三里得其將識索隱曰識將名也武下魏地是歲文侯卒索隱曰紀年云

五十年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

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同也又系本敬侯各章公子朔為亂不

勝奔魏與魏龍表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

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索隱曰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正義曰

括地志云故城漢垣縣本魏王垣也七年伐齊至桑丘正義曰年表云齊伐燕取桑丘故魏救燕伐齊至桑丘也九年

翟敗我于澮索隱曰澮音古外反于澮於澮水之側○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也

使吳起伐齊至濰丘正義曰濰丘在絳州翼

故三晉齊威王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齊幽公十一年與

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

十五年敗趙北蘭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十六年伐

楚取曾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也武侯卒索隱曰紀年云武子瑩

侯二十六年卒



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

中緩正義曰中音仲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音初紀年

云武侯元年封八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而惠成自

趙入韓謂韓懿侯曰索隱曰懿侯魏瑩與公中緩

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徐廣曰及

王二年魏大夫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

王錯出奔韓也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

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杜

隱曰系本云魏氏大敗魏君獨趙謂韓曰除魏君

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

圍

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

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

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

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

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索隱曰此

言及俗說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

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

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正義曰觀音館魏州觀城

矣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

南十七里也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六年伐取宋

史記卷之七十五

七

七



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索隱曰表亦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也。九

年伐敗韓于澮與韓戰少梁虜我將公孫座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

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彗有聲十四年與

趙會鄆十五年曾衛宋鄭君來朝索隱曰紀年曾成侯鄭釐侯來朝皆在十四年鄭釐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十六年與秦

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

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

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

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塞先代反括地志

云相楊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

洛北庭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

西南至夏會昇等州摺音固矣

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漳水名漳水源出洛州武安縣三門山也。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

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用封各會丹魏大臣也。二十八年齊威王

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

趙所滅所三十年魏伐趙正義曰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請救齊齊

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也

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

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

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括地志云故圍城有南北二城在汴州雍丘縣界本屬外黃即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謂太子曰臣

謂太子曰臣

謂太子曰臣

謂太子曰臣



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

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正義曰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

言從西破齊并至則富果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玉若戰

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

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

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正義

曰啜汁悅反汁之入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

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

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索隱曰按紀年云二十

八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又上二年魏敗

韓馬陵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正義曰

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間谷深

峻可以置伏按龍洧敗即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

南一里龍洧敗非此地也田完世家云宣王二年魏伐趙與

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於齊齊使田忌嬰將

孫子為師救趙韓已擊魏大破之馬陵按南梁在汝州又此

傳云太子為上將軍過外黃又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

急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洧聞之去韓而歸

齊軍已過而西矣按孫子減竈退軍三日行至馬陵遂殺龐

洧虜魏太子申大破魏軍營當如虞喜之說從汴州外黃退

至濮州東北六十里是也然趙韓共擊魏戰困於南梁韓急

請救於齊齊師走大梁敗魏馬陵豈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先

城哉徐說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洧軍遂大破二

定非也

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索隱曰紀年云二十九年五月

伐我西鄆十月邯鄲伐我北鄆王攻衛秦將商君詐我

執我師敗績是也然言二十九年不同秦將商君詐我

將軍公子卬而龍衣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

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被

徐廣曰今汝儀翊案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索隱曰紀年以為惠王九年蓋誤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魏之都也畢萬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葉徙大梁按今汴州汝儀也。

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王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何縣也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君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

蘇秦合從不載立家

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

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

卒索隱曰紀年云惠成王二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子襄王立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襄

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

王為王徐廣曰二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

于雕陰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彫陰故縣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里彫陰故城是也圍我

焦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焦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古號城中東北隅周同姓也曲沃有城在陝縣西南三

十二里按今予秦河西之地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有曲沃店也並魏河北之地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

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潁川父城有應鄉也。正義曰應乙陵反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

秦取我汾陰皮氏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

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



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步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縣西南三十里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魏之上郡地也按丹廊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縣北濱洛至慶州洛源縣自於山即秦降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及入於秦秦降

我蒲陽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

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

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

丈夫秦取我曲沃正義曰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平周正義曰十三周縣在汾周介休縣西五十里也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

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

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

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

襄王也○索隱曰系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伐耳孔衍叙魏語亦有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二十六年又稱後

元一十七年卒此文分惠王之歷以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九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則是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

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正義曰韓魏楚趙燕也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津城在冀州棗陽縣東南二十五里本趙邑今屬魏也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

我曲沃索隱曰樗里子秦昭王弟名疾居樗里故因號焉走犀首岸門徐廣曰岸門○索隱曰犀首官名即公孫衍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索隱曰政與魏公子也與

西武亭

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

魏公子也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魯曾釐子於濮也與秦伐燕八

年伐衛拔列城二索隱曰紀年云八年翟章伐衛衛君患之如耳

正義曰魏大失姓名也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

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

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闕與徐廣曰在上黨

正義曰關於連反與音預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下南口懷州北口潞州闕與故城在潞州及儀州若斷羊腸拔闕與北連恒州則趙國東西斷而為三也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

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

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正義曰釋衛之德魏必

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

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

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以

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

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

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

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

魏索隱曰章為魏將後又相秦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

公索隱曰薛昭奚恤也楚相昭魚謂蘇代索隱曰昭魚昭奚恤也曰田需

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二人相魏者也代曰

然相者欲誰而君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



相也索隱曰太子即襄王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

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

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喜曰田需死吾恐張

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

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

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

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

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

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

也以魏之彊而二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

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

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

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

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

陽晉封陵索隱曰紀年作晉陽封谷。正義曰陽晉當作

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杜陽晉

陽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陽晉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

傳也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

秦伐楚徐廣曰二十一年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

軍函谷徐廣曰河二十二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

陵為和哀王卒索隱曰汲冢紀年然於哀王二十子昭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王立

索隱曰系本昭王各邀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

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

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

郊以詐重

索隱曰言知以智詐見重於魏

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

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

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

曰年表及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所之處也

十年齊滅宋

宋王死我温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

濟西湣王出云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

曰即王城也今河南郡城也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故城豫州汝

陵縣東南七十一里

兵到大梁去

徐廣曰十四年大水

十八年秦拔郢楚

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系隱曰索本安僖王名圍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

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温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

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

我將芒外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

徐廣曰以和在脩武

蘇代謂魏王曰欲壘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

今王使欲地者制壘使欲壘者制地魏氏地不

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

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



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使

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

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

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

死十一年秦拔我鄆徐廣曰鄆一作廩立又作邢立鄆立今為宋公縣○索隱曰鄆

七系反又音妻○正義曰鄆七私反又音妻地里志云汝南郡新鄆縣應劭曰秦伐魏取鄆立漢興為新鄆章帝封股後

更名也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

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如

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外之賢率彊韓

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

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

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

語作伏琴而韓子作推琴說苑作伏琴五文各不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

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

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正義曰括地志

云晉水原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壅山山海經云懸壅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

之不沒者二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既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堪者三版知

伯行水魏相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

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

以灌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本魏都絳水可以

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也



灌平陽

正義曰平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

壑二十許丈望之極為奇觀矣按引北灌平陽城也

魏相子肅韓康子韓康子

復魏相子肅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

云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

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肅足之時

也願王之必勿易也索隱曰易音以或反於是秦王恐齊楚

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

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索隱曰按睢字音七

余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

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

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

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

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

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

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索隱

曰與謂許與為親而結和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

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

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

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

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



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  
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索隱曰  
騎音奇禮云中屋上覆危善升屋以避兵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  
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  
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  
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  
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  
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  
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  
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矣好利無信不識禮

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  
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  
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  
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  
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  
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  
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  
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  
鄰索隱曰戰國策亦作鄰字俗本或作鄰非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  
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



云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

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索隱曰復音扶富反謂前年秦韓相攻闕與而

趙奢破秦軍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金

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

道河內行二千里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谷是東道河外東道從褒斜入梁州即東

南至申州攻石城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縣○正義曰冥音盲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

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上有石故城注水經云或言在

蹻指此山也呂氏春秋云九塞此其一也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索隱曰攻亦作致戰國策

見作致軍言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正義曰從河外

致軍糧難也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何陳州則皆大梁也右蔡左召陵徐廣曰一無左字○正義曰上

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邵陵故城亦在豫州鄭城縣東四十

五里並在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邵陵

在南面向東皆身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

之右定無左字也正義曰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正義曰

在韓趙魏之東故秦不伐也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

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在脩武軹縣有茅亭○正義曰

城本周邑後屬晉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

攢茅括地志云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五里也獲嘉古修

武邢丘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本邢丘邑也以其在河

之阜城境津以臨河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

地也少安字境津在河北境音九毀



反。正義曰：坭音詭，字誤當作延。括地志云：延津故俗字各臨津故城在衛州清淇縣西南二十六里。杜預云：汲郡城南有延津是也。

**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索隱曰：汲亦作波。汲及汲皆縣名，俱屬河內。

**有鄭地**。徐廣曰：成臯亦屬鄭。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經陽武到密者也。正義曰：雍於用反。括地志云：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卷縣，理或垣城也。言韓亡之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淡澤決溝，歷雍雍灌大梁，是也。

**決熒澤水灌大梁**。必云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

羌有安陵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隰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言魏王使者出向秦，云共伐韓以成過失，而更惡安陵氏。

於秦，今伐之，重非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

**與武陽鄰**。正義曰：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許州葉縣北二十五里。舞陽故城在葉縣

東十里。州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也。聽使者之惡之。索隱曰：聽平聲，使去聲。隨安

**陵氏而云之**。正義曰：隨猶聽也。然總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

亦聽秦亡安陵氏也。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

許必危矣。秦有許，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

地魏國可無害。正義曰：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四十里許昌故城是也。此是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括地志云：周時為許國，武王伐

文叔所封。地里志云：潁川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後

害已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

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縣縣有注城。正義曰：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

也。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

曰：林鄉在宛縣。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裴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八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徐二說，是其地也。以至於今，秦七



攻魏五入囿中

徐廣云一作城也。索隱曰囿即圃田圃田鄭數屬魏戰國策作國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圃田澤在鄭州管城縣東三里周禮云豫州藪曰圃田也。

垂都焚

徐廣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亭。索隱曰文臺臺名各列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廟曰都並魏臺邑名。正義曰墮許規反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寃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

鹿盡而國繼以圍

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衛即宋州楚

北至平監

立縣衛文公都之秦兵歷取其郊也

徐廣曰平縣屬河南

平或休乎字史記齊闕止

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

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

正義曰鄧州屬韓

曰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

河外河內

汝州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綏並魏地也

大縣數十

曰河外謂華州以東至號陝

一作百名都數

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也

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

百

徐廣曰一作十

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

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

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

之不成也

索隱曰從音足松反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

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

索隱曰撓音苦孝反謂韓被秦

識猶知也戰國策云韓知亡猶不聽也

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

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云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

臣願以從事王

索隱曰從是松反從事謂合從事王也戰國策亦然

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

索隱曰言韓以質子入趙

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

索隱曰效猶致也謂致故地於趙也。正義曰無已心令魏王速



受楚趙之從趙楚挾持韓之質以存韓而魏以求此士民

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

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

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審徐廣曰朝歌有審鄉。正義曰共衛州共城縣

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出入賦之

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

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

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

矣今不存韓一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

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

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

救趙正義曰括地志云魏德故城一名晉鄙城在衛縣西

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

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鰲

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

謂秦王曰索隱曰戰國策作蘇公孫喜固謂魏相曰

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

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

策作孫衍



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

增立是為景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愍王午也信陵君無忌卒

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

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濮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

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垣地

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曰蒲陽衍地名在鄭州

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

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三年秦灌

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

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

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云

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

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索隱曰譙周云以忌所聞所謂國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

索隱述贊曰

畢公之苗

因國為姓

大名始賞

盈數自正

胤裔繁昌

世載忠正

楊干就戮

智氏奔命

文始建侯

武實疆盛

大梁東徙

長安北偵



印既無功

印亦外聘

王假削弱

虜於秦政

實自王

曾為我師

大敗秦師

果公入朝

因圖城郭

大有餘地

不盡其費

史伍阡丞伯柒拾玖字

註伍阡丞伯玖拾壹字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

於韓原正義曰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地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古今地名云

韓武子食菜於韓原地城也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邠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

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

於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

今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

沃相叔之子即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

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相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相叔是

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別有相叔非關曲沃之相叔如此

則與太史公之意亦有違耳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曰系本云萬伯簡簡生與生獻子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二年



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  
趙朔令云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  
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  
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  
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正義曰音  
安括地志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  
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  
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  
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

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

州索隱曰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內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州武德縣本周司冠蘇忿生之州邑也晉平

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

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

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

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

平陽索隱曰系本平子子名頃宣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正義曰平

陽晉州城是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

○索隱曰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簡子卒子莊子代

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曰康子名虎康子與趙襄子魏相



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

子武子代索隱曰武子名啓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

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處景侯

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忝六年與

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

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也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

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我

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

系本無列侯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

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

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燕也十年文侯卒子哀

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

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

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栢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

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懿侯二年魏敗

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

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

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

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周



正義曰河  
南華縣  
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脩術行

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弑其君

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王並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而王邵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十一年昭侯

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

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白許慎曰屈宜白楚大夫在魏也

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

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

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

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二十六年

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索隱

曰紀年鄭昭侯武甕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

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又上

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

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

我將韓舉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

威王八年是不同也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

秦伐敗我鄢徐廣曰鄢陵縣音於乾反。正義曰今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鄢陵故城是也

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

徐廣曰一云鯁申差長社有濁澤。索隱曰脩魚地名鯁申差二將名鯁音瘦亦作鯁。正義曰按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年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與韓魏擊秦齊湣王七年敗魏世家云濁澤定誤矣徐廣又云濁澤在長社不曉錯誤之甚括地志云觀



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索隱曰公仲與韓相國名侈

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

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

以一易二之計也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韓王

曰善乃敬言公仲之行索隱曰警言戒也戰國策作傲亦同將西購於秦

索隱曰戰國策作講講亦謀議與講求意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

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

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

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

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

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

必德王也索隱曰言韓王信楚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至折入於秦猶德於楚也必不為

鴈行以來索隱曰言韓以楚必救已已雖隨秦來戰猶德於王故不為鴈行而來言不同心旅進也是

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

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

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

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

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

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

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索隱曰徇從死也言以死助韓韓王聞之大



說乃止公仲之行索隱曰止不公仲曰不可夫以  
 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  
 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  
 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  
 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  
 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疆秦  
 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  
 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  
 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賴陰有岸亭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矣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報之三年也

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景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

丹陽索隱曰故楚都在今均州也正義曰左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

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云周赧王六年韓襄王二年張儀

死赧王九年襄京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

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

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

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

穰正義曰穰人羊反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公子悝為穰侯後屬韓秦昭王取之也

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



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

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

餘萬在方城之外索隱曰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

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左傳云楚大夫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公何

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

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二十五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柝曰也韓必起兵以救之

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

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

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二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二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者案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

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二十二年事

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

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

鄭藍田正義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王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州東南歷藍田出曉關俱繞

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於楚矣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

合矣索隱曰殆不合於南鄭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

必祖張儀之故智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楚威王

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

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

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到然戰國策作動動強也



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

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

相支也索隱曰言楚陰知秦不為公公戰而勝楚遂

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正義曰施猶設也三川各天

韓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是也公戰不勝楚楚

塞三川守之正義曰楚乃塞南河四公不能救也竊為

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徐

曰楚相國。索隱曰昭獻也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

也索隱曰劉氏云許言昭魚來秦欲公仲恐曰然則奈

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正義曰先

之計而後知張儀為秦到魏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

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正義

鳥故反公孫昧言公仲所惡者張儀到魏之其實猶不

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

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殺

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

二萬敗楚襄城殺景欽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

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入雍

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正義曰自此已上十

二年並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前注徐廣

云楚圍雍氏之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二年事徐說非也徐

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

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此前後之見甚誤也

蘇代又謂秦太后弟羊戎徐廣曰號新城君。索隱曰羊曰公



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

索隱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蟣虱及公子咎並

是襄王之子然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咎與蟣虱又爭立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先亦與蟣虱爭立故事重而文到也

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

索隱曰令韓求楚更以別人為質以替蟣虱也。正

義曰為于偽及後同質子蟣虱蘇代令羊戎為韓求蟣虱入於韓楚不聽公叔伯嬰知秦楚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

秦楚楚王聽入質子相韓當云楚王不聽入質子於韓承於前脫不字耳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蟣虱為事重明脫不字楚

王聽入質子於韓

索隱曰質子千蟣虱也

貝公叔伯嬰知秦楚

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

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

質子於楚

索隱曰令羊戎教秦於楚索韓所送質子令入之於秦也

楚不聽怨結於韓

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

正義曰言韓合齊魏以圍楚楚必重羊戎以求秦

救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

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

正義曰自此已前蘇代數計皆不成故韓

竟立咎為韓太子也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

正義曰蘇代為韓立計故得齊

魏王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

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

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

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

正義曰宛於元反宛

鄧州縣也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

正義曰此武遂及上武遂皆宜

陽近地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

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二十四年與秦



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戾正義曰音捐救魏為

秦所敗馘走開封二十二年趙魏攻我華陽正義

曰司馬彪云華陽山名在密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

相國謂陳筮徐廣曰一作筮索曰事急願公雖病

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

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以為公之

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

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

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

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相惠

王立相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涇城汾旁

正義曰涇音刑秦拔涇城於汾水之旁涇故十年秦擊我

於太行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我上黨郡守以上黨

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正義曰韓上黨也從太

也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

我陽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正義曰古今地二十

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皐滎陽二

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

城三十四年相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

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



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云正義曰云在秦始皇帝十

年七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

韓氏之先 實宗周武 事微國小

春秋無語 後裔事晉 韓原是處

趙孤克立 智伯可取 既徙平陽

又侵負黍 景趙據侯 惠文僭主

秦敗脩魚 魏會區鼠 韓非雖使

不禁狼虎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索隱曰他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他為厲公而左傳厲

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他也蓋他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謚今此云厲公他非也他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他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

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

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

嶽之後

正義曰杜預云姜姓之先為堯四嶽也

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

昌乎

正義曰陳湣公周敬王四十一年為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二十九年被田常所殺

厲公者

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



是為相公相公與佗異母及相公病蔡人為佗  
殺相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  
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相  
公之少子林然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  
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  
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  
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  
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  
及已完故奔齊齊相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  
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相公使

為工正

正義曰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

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

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

完完之奔齊齊相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

仲仲生穉孟夷

索隱曰系本作夷孟思蓋穉是名孟夷字也

敬仲之如齊

以陳字為田氏

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菜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

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字為田氏

田穉孟夷生

湣孟莊

徐廣曰一作芷。索隱曰系本作閩孟克芷昌改反

田湣孟莊生文子

湏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

晉來奔齊

索隱曰逞音盈史記多作逞字

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



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栢子無宇田栢子  
無宇有九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  
與釐子正義曰釐音唐也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  
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  
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  
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  
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  
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  
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  
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

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

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子○索隱曰荼音舒又如字景公病命其

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索隱曰惠子名夏昭子名

張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

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

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

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

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

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

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



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  
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  
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  
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  
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置坐中央發  
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  
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  
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  
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  
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

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

正義我曰音志室又音台音志

云齊地也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

悼公有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

田常成子與監止

監一作闕。索隱曰監如字又苦監反監姓止名

俱爲左

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

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

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索隱曰言嫗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

齊大夫朝御鞅諫

簡公

索隱曰御官也鞅各也亦田氏之族

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



馬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索隱曰齊公家

云即監止也尋其文意當是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

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

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

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

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

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正義曰在青州

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

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云

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索隱曰需音須需者疑也田

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

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云

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

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

北界上地名在勃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

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

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

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

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

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

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



盡誅鮑晏乃  
公族之強者  
案前已云殺  
監止此疑衍

子長

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  
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疆  
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索隱曰  
司馬彪郡國志北海東安平六  
國時曰安平徐廣說見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  
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鄆邑青州即北海郡也至  
琅邪正義曰琅邪沂州也從安平已東萊  
登沂密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也自為封邑封  
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  
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宿安舍人  
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索隱曰  
鮑昱云  
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與此亦異然譙允南按春秋  
陳恒為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  
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女奴雖子七十  
十稔以長亂事豈然哉言其非實也 田常卒子襄子

盤代立

徐廣曰盤一作暨。索隱曰暨音許既反。系本作班。

相齊常謚為成子

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

徐廣曰宣公  
之三年時也分

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

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

索隱曰  
白系伯 田莊子相齊宣公四十二年伐晉毀黃

城圍陽狐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  
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也

明年伐魯葛及安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  
縣南四十里本魯朝宿邑長葛故

城在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鄭之葛邑也臨陵故城在  
許州臨陵縣西北十五里李音云六國時為安陵也 明年

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

索隱曰紀年齊  
宣公十五年田

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之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  
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



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祗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刻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

十八年取曾之郕正義曰音城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說文云郕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

是也音貫古國各衛之邑今作母者字殘缺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今各蒙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孟邑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

十六年宣公五十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卒子康公代立徐

年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十二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

日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公代立徐

日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公代立徐

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

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三年

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徐廣蓋依年表為說而不省此上文代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于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誤求為諸侯魏

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

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

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

卒徐廣曰伐魯破之子栢公午立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刻立

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為栢侯與此系家不同也

栢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栢公召

大臣而謀索隱曰大臣謂驪忌段于朋如戰國策威王二

宣王二年有驪子田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又有張曰蚤救

丑其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所取名異故不同也

威王二十六年  
後出此當是  
悞也或是事  
傳同不同至宣  
王元年又見



戰國策為  
國策作段干綸

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也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

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過矣君之

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

相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

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

齊因起兵龍臺燕國取桑丘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

六年救衛相公卒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相公十八年子威王因

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

齊威王元年二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正義曰靈丘在河東蔚

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

晉伐我至博陵正義曰在齊州

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

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

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

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毀言曰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

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

戶

韓魏趙世家云伐齊至靈丘皆是蔚州

志云魯陽關故城在兗州博陵

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也

四界也

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



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曰聞然使  
使視阿田野不闢民省若昔日趙攻甄正義曰音

甄城縣比合在  
即墨字上也

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

以敝虐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享阿大夫及左  
右嘗譽者皆并其心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  
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  
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  
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頃  
史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

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

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

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

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為清濁

濁琴緊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深

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

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

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

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絕信未有如

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



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  
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  
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  
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  
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  
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  
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  
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  
失全全亡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礼全具無失故云  
得全也全昌曰者謂若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  
昌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索隱曰謂佩服  
此言常無離君

故曰謹母離前淳于髡曰術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  
能運方穿索隱曰術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  
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  
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  
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為合也然  
而不能傳合疏罅索隱曰幹音孤悍反昔久舊也幹弓  
幹也考工記作拊幹則析昔音相近  
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繁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  
傳音附罅音呼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  
傳合於疎罅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騶忌子曰  
待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人也騶忌子曰  
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  
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  
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



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者校量也言有

常制若車不較則車不能載常制琴瑟不較則琴不能成五音駟忌子曰謹受令請謹

脩法律而督女使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

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

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駟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

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駟忌以為設以微辭駟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駟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駟忌之禮卑淳于髡

等稱辭駟忌知之如應響音淳于髡等辭詘而去駟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

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多系能學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其年

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

乎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

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索隱曰韓嬰詩外傳以為齊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

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

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

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

子者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使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臣名事悉具戰國策使

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

皆來朝索隱曰邾魯之北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

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

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



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梁惠王慙不憚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  
 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  
 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于朋曰不救則不  
 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  
 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  
 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以弊  
 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  
 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  
 孫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

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  
 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  
 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  
 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  
 下三十二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夫人姓字也  
 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相公十一年殺其  
 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  
 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  
 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  
 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  
 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



之因遂率其徒龍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牛牴索隱曰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也是時齊都臨淄且孟嘗列傳云田忌龍襲齊之邊邑其言為得即與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系家不同也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

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

太康地記曰戰國謂梁為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

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

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

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

張田對云早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耳孫子曰索隱曰夫韓魏之兵未弊

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

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

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

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

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

使田忌田嬰徐廣曰嬰一作盼將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

魏大敗之馬陵索隱曰在宣王二年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

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正義



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

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正義曰沛郡平阿縣也明年復會甄魏

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此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明年與魏襄王會

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

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

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

正義曰齊人田駢正義曰白眠反藝文志云田駢齊人

也接予正義曰齊人藝文志云慎到正義曰趙人戰國

慎子四十一篇也環淵正義曰楚人孟子傳云之徒七十六人

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

索隱曰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齊

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十九年宣王卒

子湣王地立索隱曰系本名遂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

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

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

圍雍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

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

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



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莫棗將拔徐廣曰在齊陰死胸齊兵又進

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索隱曰

曰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技故聽齊拔之耳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

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謂隨逐也交臂而

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

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

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徐廣曰音

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索隱曰搏音團謂握領也徐亦通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

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

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

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正義曰屈丐楚

將為秦所敗今更欲乘之南割於楚各存三國實代三川而歸

索隱曰三川韓地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索隱曰公謂陳軫

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

正義曰施張設也言秦王於天子都張設迫脅也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

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

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

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

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

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



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公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

大德也正義曰蘇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戰秦韓之

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

券以責於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

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券責秦韓

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二年秦惠王

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

將大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秦擊楚使公子

涇陽君子秦子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

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為相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

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

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

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

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

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

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

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

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

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

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玉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正義曰按有衛此時河南獨有濮陽也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正義曰阿東阿也。爾時屬趙故云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正義曰淮北徐泗也。東國謂下相僅取慮也有陶平陸梁門不開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陸亮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

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二十七里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



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  
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  
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  
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  
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  
軼者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如結也戰國策作結軼伏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  
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  
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  
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  
宋王出亡死於温正義曰懷州有温城齊南割楚之淮北西

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  
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二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  
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  
敗我濟西徐廣曰秦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却燕將  
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器潛王出亡之  
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  
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  
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索隱曰淖音女教反因相齊潛王淖  
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也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第六十五



徐廣曰音家庸太史敦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  
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  
莒莒中人及齊云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  
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  
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  
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  
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敦曰女不取  
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  
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矢人子之禮襄王在莒  
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

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正義曰安

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也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

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

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

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

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

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

之於齊楚扞蔽也正義曰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

伐齊楚故言趙之於齊楚為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云則齒寒今日云趙明日患

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瓦沃焦釜也夫



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二國威却疆  
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  
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  
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二年秦置東郡二  
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  
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  
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  
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  
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  
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

遷之共

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正義曰今衛州共城縣也。

遂滅齊爲郡天下

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

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二晉

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

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

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

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

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

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

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



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共松栢間也索隱曰耶音邪謂是建  
客邪客說建在言遂乃失策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曰比如字又律反二君即悼公簡也  
僖子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專齊國之政  
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索隱述魘貝曰

田完避難 奔于大姜 始辭羈旅

終然鳳皇 物莫兩盛 代五其昌

二君比犯 三晉爭疆 和始擅命

威遂稱王 濟急燕趙 弟列康莊

秦假東帝 莒立法章 王建失國

松栢蒼蒼



史傳擧例伯壹拾柒字

註卷所伍佰柒拾伍字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

隱曰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邾面泗即此也其先宋人也曰孔按夫子生在鄒長徒曲阜仍號闕里



**防叔**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以考

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罕夷罕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正義曰括地志云叔梁紇屬亦各尼丘山

祠在兗州泗水縣五十里尼丘山東趾**紇與顏氏女野**地里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叔梁紇廟

**合而生孔子**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

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

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正義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

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

生九女乃求婚為顏氏顏氏有三女小女徵在據此婚過六十四矣**禱於尼丘得孔子魯**

**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月有一月庚子孔子

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生而首上**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

**圩頂**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鼎言頂上窟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于寶二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各空實實在魯南山之空實中無

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故因名曰丘云**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

**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生三歲而梁紇

死葬於防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防

**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

曰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營地徵在笄年適於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

墳處遂不告**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

耳非諱之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



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蓋其慎也

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正義曰慎謂以耶人正義曰鄭輓父之母誨孔子父

○正義曰慎謂以耶人正義曰鄭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

子與往正義曰與音預季氏為饗飲魯文學之士陽虎以孔子少故折之也陽虎

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鄉養子也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

今此謂孔子實要經與鄉養為陽虎所絀亦近誣矣一孔子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故劉氏云嗜學之意是也

由是退孔子年十七曾大夫子嬰釐子病且死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

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

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

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偃俯皆恭敬之貌也

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

饘於是粥於是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饘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

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

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

年

少

好

禮

其

達



提提

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

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史公之疎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

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

委吏上委積倉庫之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

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

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

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

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

依此為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

七之人語也乃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

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

聞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莊周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

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以言

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

太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母以有

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索隱曰為人子者一為人臣者母以有已

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已為一人臣者王肅云孔子自周反

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弼擅

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轅中國齊大而近

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心附於晉則楚來伐



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  
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  
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  
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穀，正義曰：百里奚也。爵之大夫，起鬮系紲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與語  
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  
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  
鬮雞故，正義曰：郈音后，括地志云：鬮雞臺，一所謂相去十五  
五年季氏與郈昭伯鬮雞季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  
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

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正義曰：相州城安

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邑。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

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

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之盛

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韶三月不知肉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桓制齊景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豈

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

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

卷之九



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  
 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衰破產  
 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  
 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  
 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  
 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  
 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  
 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子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索隱曰劉氏奉音扶用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故下文云

以季子孟之間待之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  
 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

一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  
 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栢子突井得土缶中若羊

云得狗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相子突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問仲尼

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閭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

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當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

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吳伐越

隱曰沐腫音木踵索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隋奮會稽王肅曰隋王毀也。索隱曰會稽山名越得骨節

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

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

之主故謂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

之神也陳尸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

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

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社稷為公侯王肅

各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

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禺

案晉曰太康元年改永安屬吳興郡為整厘姓索隱曰整厘音倍家語云在

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

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三尺

短之至也韋昭曰焦僂西南蠻之列名長者不過十之

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相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

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索隱曰狃

秋懷益驕陽虎執懷相子怒陽虎囚囚相子與

盟而醜之正義曰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

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

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



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  
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  
正義我曰更立其庶孽陽虎妻所善者遂執季桓子  
適音白嫡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  
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  
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  
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檢家語及孔氏之書  
並無此言故相譚亦以爲謬  
也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  
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  
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

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

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近東故西方諸侯

皆取法則焉

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

十年春及齊平

索隱曰及與也平成也謂與齊和好故云平

夏齊大夫黎

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

魯爲好會會於夾谷

徐廣曰司馬彪云今在祝其縣也

魯定公且以

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

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

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

見

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略也

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  
羽被矛戟劔撥鼓噪而至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  
者所執故周禮譯有被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索隱曰  
舞撥音伐撥謂大楯也歷階登階不聚足歷階登階不聚足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  
為好會美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  
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恹靡而  
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  
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  
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災惑諸侯者罪當誅  
索隱曰營或謂經營而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  
惑亂也家語休災侮

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  
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  
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  
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  
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  
汶陽龜陰之田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龍山立  
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以謝過服虔曰三  
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  
有龜山○索隱曰左傳鄆謹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  
也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  
大夫毋百雉之城正肅曰高文長文使仲由為季



氏宰將隋三都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隋郈

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郈鄉亭。正義曰括地志云郈亭在鄆州宿城縣東三十二里季氏將隋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

下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

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杜預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按泗水縣本漢卞縣地

二子奔齊遂隋費將隋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邾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父服虔曰謂孟孫曰隋成

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

孟氏也我將弗墮幸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

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

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

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

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

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

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

索隱曰家語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盡致地焉犁鉏曰請

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



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索隱曰家語作容璣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

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栢子微服往觀再三將

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請魯

游行因出觀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

子曰魯會今且郊如致脯乎大夫王肅曰則吾猶可

以止栢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

脯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之南也。而

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

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

死敗故可以出走也師已反栢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

實告栢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

於衛主顏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衛靈公問孔

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

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

斤兩皆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

余假一出入索隱曰謂以兵仗孔子恐獲罪焉居

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故匡城在滑顏刻為

州城縣西南十里



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

缺破之處也。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

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

貨今復來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

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

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

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孔子狀類陽虎

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曰吾以汝為

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匡人

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

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

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何也天未喪此文則孔

子使從者為箝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

劔而歌孔子之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

既沒之文及從者臣箝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

設辭以解圍或彈劔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去即過蒲徐廣

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

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蒲城月餘反乎

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桓縣

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  
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  
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



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琤然正義曰孔子曰吾鄉為

弗見見之禮合焉索隱曰上見如字下見音去聲子路

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

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官者雍渠參乘

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翺翔也

過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

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奔而反正矣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

歲魯曾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

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

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

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

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

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索隱曰家語姑布東門有

人其類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曰其項類臯陶其肩

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二寸鬣鬣若喪家

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鬣然而不

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

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擲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

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擲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



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

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枯

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擊鳥今之鷄也

八寸曰咫楛矢貫之隊而死正義曰隼音笋毛詩義疏鷄

齊人謂之鷄正或謂之題肩或曰省鴈春化為布穀此屬數

種皆陳湣公使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

為隼仲尼曰隼來遠按惠公以魯昭元年

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湣公為是仲尼曰隼來遠

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

勁弩射四百步今之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肅

王肅曰各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以其方面

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

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

曰大姬武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昭

王元女也親韋昭曰展重也玉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肅

曰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

從於王也之韋昭曰故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

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

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

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

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

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



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

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

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

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

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曰正義

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

婦人有保西河之志

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

靈公

一八家子世家卷之七

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鬪死挺劍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

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

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

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

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

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

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

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

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

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

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二年有成

孔子行佛肸為中

牟宰

佛肸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

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

也

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淄

我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暮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

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

索隱曰此河北之漢陽西

佛肸

佛肸

佛肸

佛肸

佛肸

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



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五吾自食食物當東  
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孔子擊磬有荷

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何晏曰蕢草器也  
有心謂契契然也

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  
何晏曰此硜硜信已  
而已言亦無益也孔子

學鼓琴師襄子  
索隱曰家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  
官然能於琴蓋師襄子魯人論語謂之

擊磬者襄  
是也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

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問曰

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

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  
王肅曰望羊  
黯黑貌幾然而長  
徐廣曰詩  
云頎而長

兮。索隱曰幾與注頎  
並音祈家語無此四字眼如望羊  
王肅曰望羊  
望羊視也如王四

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

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

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貫鳴犢舜華之死也  
徐廣曰或

作鳴。竇貫。犢。又作竇。鳴。犢。舜。華。也。索隱曰家語云聞趙簡  
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犢。竇。貫。犢。則竇。犢。字。鳴。犢。聲。

轉字異。或作。鳴。犢。慶。華。當。作。舜。華。諸。說。皆。同。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

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竇貫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

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

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



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興雲

致雨調和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

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

丘哉乃還息乎陬鄉王肅曰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

也○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云作繁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靈公問兵陳陳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爲軍五百人爲旅

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未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

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公卒索隱曰此魯哀二

年也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

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繞八人衰經爲自衛迎者

哭而入遂居焉父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

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

聵在故也夏魯相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

在陳聞之曰災必於相釐廟乎服虔曰相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

子聞有火災知其加相僖也已而果然秋季相子病輦而見魯

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

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

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子卒康子代立已葬

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



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冉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曰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五只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索隱曰此系家冉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子贛知孔子思歸送書各記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

孫翩射殺昭公

徐廣曰哀公四年也

楚侵蔡秋齊景公卒

徐廣

日哀公五年也

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

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

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借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

孔子聞之曰由

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

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

問津焉

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

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

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



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子孔立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

空言此適彼故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辟世

之法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子路以告孔

子孔子憮然何晏曰為其不達已意而非已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

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立皆不

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包氏曰丈人老者蓀草器

各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體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也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

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云除草曰芸

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

陳徐廣曰袁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

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

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

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

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

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種

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

卷之三十一 子罕篇第九



路愷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

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

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安

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孔子曰非也予一以

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孔致知其元則眾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

子知弟子有愷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

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

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智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言使仁者

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

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正義曰言智者必使處事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

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

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

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

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

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

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

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

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

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  
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  
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  
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  
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  
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  
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  
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各於籍蓋以七  
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冊  
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

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  
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  
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  
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  
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  
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  
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  
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  
而來歌欲以感切夫子也曰鳳  
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符聖君  
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



者不可諫也孔安國曰已往所來者猶可追也國曰

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乱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言已

而者言世乱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

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

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

吳與魯會索隱曰此哀十年時也百牢牢具

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云是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郟城在沂丞縣地理志云

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

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

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

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

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子路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曰

野哉由也孔安國曰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民樂以移風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

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其明年將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

已矣其明年將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



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正義曰括地志云即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

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為社千社即

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

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

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以喻所

國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

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

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魯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

矣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

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正也又哀公問曰何為則人服子曰舉直錯諸枉則人服令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答哀公使人服蓋太史撮略論語為文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然魯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

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



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

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

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

數相生其變有常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周故書傳禮記自

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

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

如其音節明繹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繹如繹如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

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

孔子去其重正義曰去丘呂反重逐龍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

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

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亂理也詩小序云關雎

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關和聲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

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雎

鳩之有別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按王雎金

口鷄也鹿鳴為小雅始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毛萇云鹿得苹呦呦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與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

禮也文王為大雅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

德著見於天故天命清廟為頌始正義曰小序云清廟祀之以為王使君天下



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萇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

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

晚而喜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

也易正義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篇先後

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

曰吐亂反上彖卦下辭下彖爻卦下辭易正義曰夫子所作

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

云彖斷也言斷也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繫辭者

定一卦之義也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

篇者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

又言系辭者取網系之義也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

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也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

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象也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

變化法象文言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中說義

所爲也文言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中說義

卦者六十四卦以爲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典因時而

作隨其事宜不必相因龍當有損益又云雜揉衆卦錯綜其

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

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

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

濁鄒之徒正義曰濁音卓鄒音聚顏頗受業者甚衆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絕四毋意

曰以道爲度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毋固何晏曰無可

故不任意也毋必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

固行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

也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

何晏曰此三者人所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

不能慎而夫子慎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

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排排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

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端以語之其人不可不思其類則不重教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

言者王肅曰恂恂温恭貌也索隱曰有本作遂遂音七旬反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

唯謹爾鄭玄曰唯辯而謹敬也索隱曰論語作便便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

也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和樂貌入公門

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召使儼鄭玄曰有賓客

使迎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必變色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

趨君命也既行出而車駕隨之魚餽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餽也席

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

則不歌見齊衰毀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三人行

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德之不脩

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以此四者為憂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重歌而自和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

可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顏

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心恍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

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博我以文約我  
子正以此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

從之蔑由也已  
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

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  
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達巷黨人童子

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玄曰達巷者魯黨名五百百家為黨此黨之

人美孔子博學道  
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我執御矣  
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牢曰子云不試

故藝  
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魯哀公十四

年春狩大野  
服虔曰大野數名魯田園之常處蓋今鉅野

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獲麟堆

去魯城可  
三百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  
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主車車士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略其姓則子非姓也

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  
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

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  
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

書吾已矣夫  
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顏

淵死孔子曰天喪予  
向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

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  
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

此天亦告夫子將  
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

莫知子  
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下學而上達  
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知



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伯夷叔齊乎鄭曰言其直已之朝謂柳下惠少

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

復言世務也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我則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子曰弗乎

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

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

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故殷運之三代正義

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

曰殷中也又中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

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

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

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

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

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

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

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

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

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

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

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梁

春秋卷之九



柱摧乎哲人萎乎王肅曰因以濂下謂子貢曰天

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王肅曰傷道夏人殯於東

階周人於西階般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

柱之間予殆般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明聖人知命

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志為褒城侯生光為丞相封侯平帝

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褒城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為褒成

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

聖亭侯魏後封二十七代孫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

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

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皇唐給復二

十戶封孔子裔孫孔孔子年七十三以魯曾哀公十六

年四月己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曾襄二十一年生至

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

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

憇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憇且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榮榮余在疚王肅曰疚病也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王肅

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

愆索隱曰左傳及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

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孔子葬魯城北

泗上皇覽曰孔子家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

西十二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方六尺與  
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  
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  
柞松雜離女貞五味薨槽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  
草。索隱曰離音菴菴草名也女貞一作安貴香名出西域  
五味藥草名薨音譏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



訣而去索隱曰訣音決別也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

廬於冢上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龍九六

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

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

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

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

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

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

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

伯魚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

世家

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為鯉也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

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

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

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

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

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

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

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

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

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



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驪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

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

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

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隱曰祇敬也言祇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迴義亦通天

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

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

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

索隱述贊曰

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可謂至聖矣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孔子之先

胄于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

邾人倚立

尼丘誕聖

闞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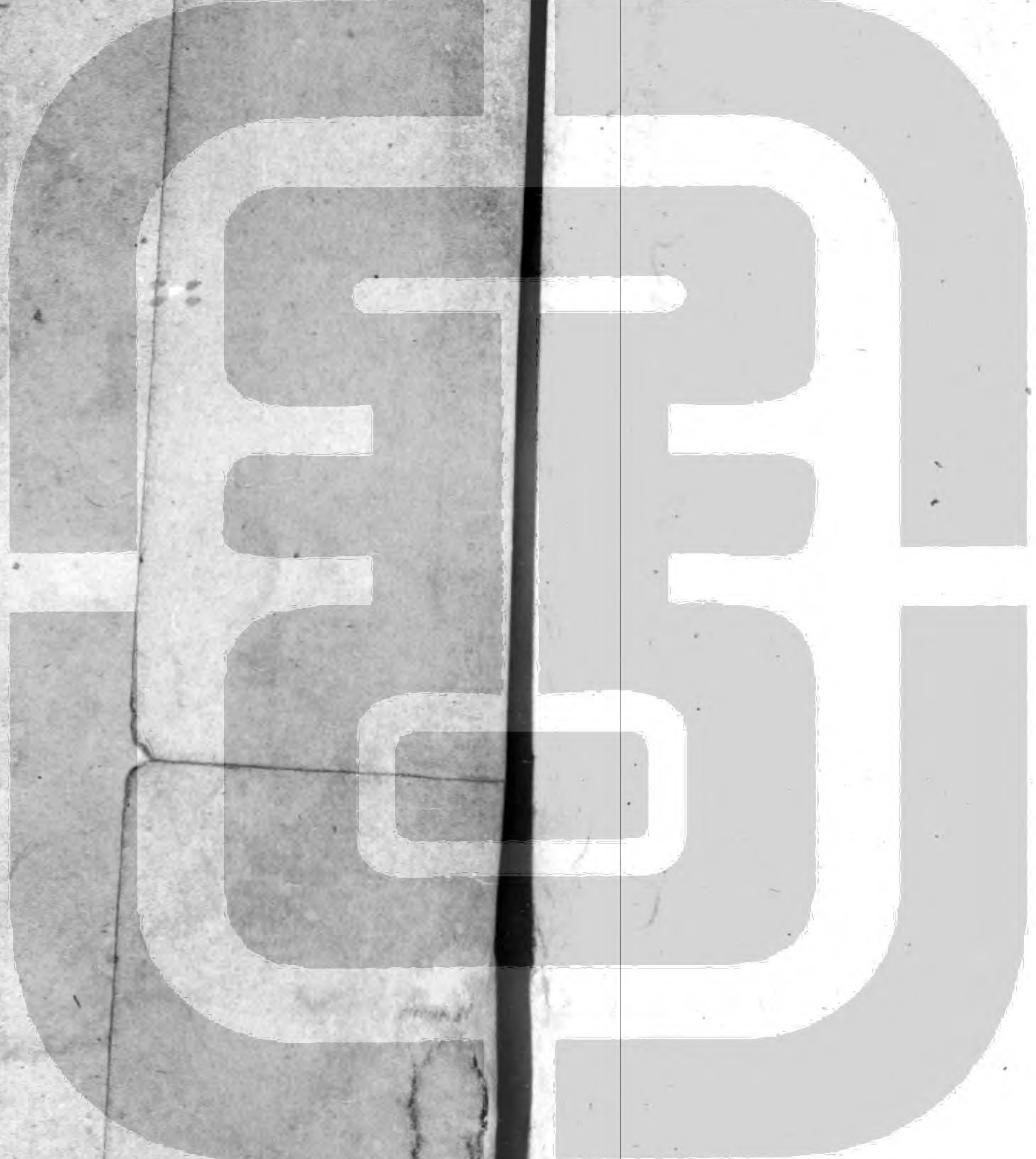
九流仰鏡

萬古欽躅



br

和  
Fe





世